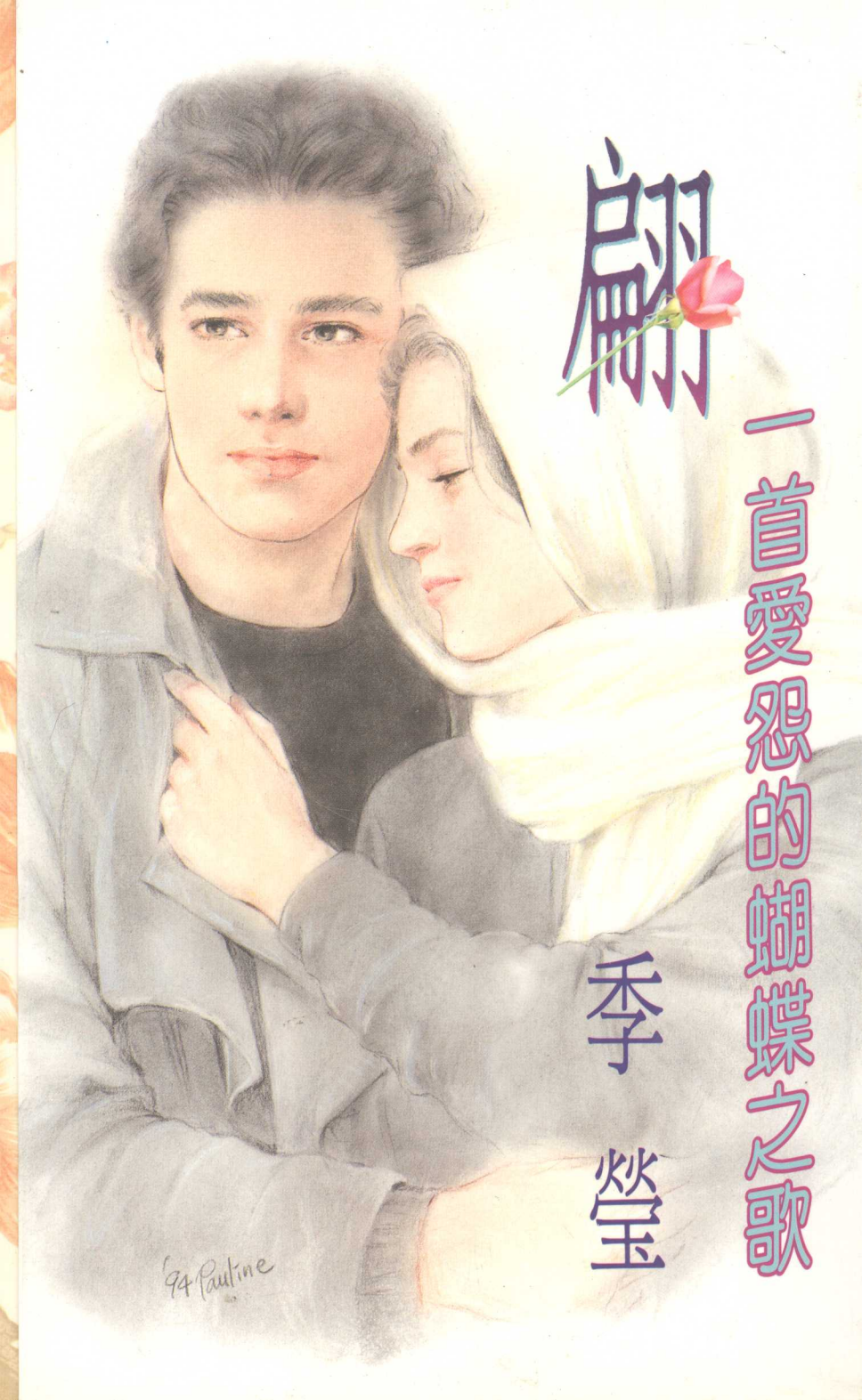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翩

一首愛怨的蝴蝶之歌

季瑩

94 Pauline

關於

季瑩

因為聽了許多感動的故事，所以不得不提筆寫下來。
這是她創作的動機，很簡單也很真實。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11

翩

——
一首愛怨的蝴蝶之歌

季
瑩◎著



現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◎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翩：一首愛怨的蝴蝶之歌／季瑩著． —
— 第 1 版． 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面； 公分． — 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11）
ISBN 957-716-130-8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7101

翩——一首愛怨的蝴蝶之歌

作 者：季瑩
發行人：朱凱蓄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 3 段 113 巷 25 弄 35 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 174 巷 15 號 10 F
電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30-8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翩

憶昔綠堤雙倒影
語中多是柔情
曉風殘月逝無聲
落花疎雨裏
相思滴到明

真情

季瑩

寫完第二個故事，仍是一種感覺——心底一陣真空的無重量狀態，過分的明晰澄澈，教人害怕。

成爲一個說故事者，原因無他——只爲心中有許多屬於情的故事想講，而這些故事或真實、或虛構，或兩者交相醞釀，我希望竭盡所能的說完它們。

愛默生在《愛情》文裏說：「每一個靈魂，都是另外一個靈魂天國裏的維納斯。」於是我們可以確信，在兩個互相吸引的靈魂交會時，那種明明白白的感動，正是千百年來人們描繪愛情、歌頌愛情的理由。

身處日新月異，人情淡薄，愛情速食化的現代的我們，總須拿出勇氣來認真的看一看、想一想爲什麼真摯的愛情愈來愈少？

也許，真心是有的，只是少了那麼點「慧心」，物質或許無法取代真正的愛情，可是愛

情卻需要更多的慧心去經營。

常常，我們會把失敗的愛情歸咎於：「當時我太年輕。」但年輕只能說是經驗的不足，並不代表沒有獨到的「慧心」。這是我想提醒許多仍在愛中的年輕朋友的。也是我寫《翻——一首愛怨的蝴蝶之歌》的動機。

因為可能我們無法如故事中主人翁般幸運，再找回年輕時失去的愛情；因為可能我們用「年輕」做藉口的愛情，一時錯過便是終身錯過。

走筆至此，愈來愈像說教，還是早早收筆為妙。

最後在此感謝希代書版公司對我第一個故事的垂青，謝謝！

第一章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日本東京

時逢冬季，天空微飄著細雪。

高昂站在這幢位於東京市區三十幾層樓高的摩天辦公大樓裏，透過玻璃帷幕往下望。熙熙攘攘的人們變成一波一波往前推或往後退的螞蟻羣。

東京，看起來也是一個尋常的忙碌城市。

他回過頭環視這間會客室，一套線條流利的米色沙發組，地上鋪著寶藍色地毯，有日本人慣常的簡潔明快感。桌上一盆繁複的西洋式插花，使這間會客室生色不少。

壁鐘的指針指著十二點半，看來！他正巧趕在午餐時間抵達此間，一個接待小姐送他進來之後，他便沒有見過其他職員走動的身影，想必大家都用午餐去了！

這實在是冒昧之至了，他疲倦的按按額頭想道。今天抵達成田機場提領行李時延誤了一下，由機場來的路上又逢塞車，因此就比與廣田先生約定的時間遲到了近一個鐘頭，日本商人是個相當守時的族羣，幸好他與廣田信和算是熟朋友了，相信他不會怪罪才對。

廣田信和所開設的日信株式會社，和高昂在台灣藝品連鎖店合作已有三年之久，他提供高昂日本藝品，而高昂則提供他台灣藝品，兩家公司合作無間。

三年前高昂由台灣拓展日本市場時，最先認識的日本友人便是廣田信和。當時他曾信台灣友人的話，以為日本商人都極為難纏刁鑽，於是他猛K了一陣子日文，還惡補了許許多多有關日本商界的習性及日人的風土民情，才有信心步上這片日本商業戰場，並謀得今日許多教台灣商人欣羨的訂單。當初那種怕吃虧又怕落人笑柄的心態，今日想想都是小題大作。

生意人終究是生意人，自私自利正常，巧取豪奪難免，每個人都是為掙一口飯吃，這些本就無可厚非！許久以前，高昂就想通了此一道理，反倒能以平常心並循正常軌道和人做生意，而這在競爭壓力極大的日本市場倒成了難得的方式。也許，廣田信和就是衝著他的不亢不卑，才敢和他交成除了談生意以外的朋友吧！

這次到日本，他已數不清是第幾次了？不過他倒記得自己每次來都是極盡匆忙之能事，一下橫濱、一下名古屋、一下大阪到處蜻蜓點水似的談生意，而這次他是預備在日本做較久的停留，一來鬆弛鬆弛他因工作緊繃了好些年的神經，二來是想好好的看看日本這個頗優雅的國家。

說實在的，前幾次的來去匆匆，他對日本的印象除了一幢高過一幢的摩天大樓及形色匆忙的人們外，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只有路旁的櫻花及微微的飄雪。

來去匆匆，是了，這就是他多年來寫的寫照，事業由一家小店到今天有三十幾家連鎖店，是他咬緊牙根，每天像陀螺打轉轉個不停努力換來的成果，如今，他不只是個老闆，也是個在台灣小有名氣的陶藝家！

而在這一切他努力想掙得的掙到手之後，名有了、利有了，他卻像個逐漸洩氣的皮球，心開始呈現疲態了！

也許，和年齡有關，也許，和心情有關。他今年三十四歲，距離他痛定思痛，奮發圖強也不過才七年的時間，而它們卻像夢一場。

他最近較常去回想當初刺激他奮發向上的那個原因以及……那個女孩，那個有著一頭烏黑長髮，如夢似幻的女孩，她一直堅信只要他願意，他一定能有一番大作爲。而那個比他對自己還有信心的女孩和他譜了一段短暫戀曲之後，已杳如黃鶴；或者嫁人了，也可能是好幾個孩子的媽媽了？可是經過這麼多年，他一直還記得她那雙閃著純潔與信任光芒的澄澈大眼睛。

高昂呼出一口略嫌淡薄的日本香煙，他還是習慣台灣長壽煙的苦澀，一如他偶爾會自虐的想起那個令他對感情一再抱持苦澀看法的女孩。

他至今仍無法弄明白身爲大家閨秀，富家千金的她爲什麼會接受他的追求，當時他只是

個窮小子，還有人罵他是小混混。而他更搞不清楚的是，爲什麼在她說她愛他並把女孩子最珍貴的初夜給他之後，沒頭沒腦的如她介入他生命中般突兀的消失，當時他已發了狂的愛著她，並打算爲她振作奮發、好好做人，她卻這麼不聲不響沒有隻字片語、沒有半點示警的遽然離開他。

人生是由太多的荒謬可笑的事件堆積而成的。

他已經有很久沒有去仔細回想整個事情的始末，而偶爾會竄進他夢裏干擾他的，也只有那雙記憶中的大眼睛，其他的一切，甚至她的臉孔也都逐年模糊了！

怪異的是，他今天回想了這些深鎖埋葬的故事，並覺得眼皮失控的跳來跳去，就像有什麼事即將發生一般。他不禁朝窗外霧濛的天空一笑，一向在自己土地上都信所謂預感的人，今日來到異國天空下，反倒迷信起來了！他又吸了一口煙，差點失笑！

一陣開門聲，及時打斷他的天馬行空。

廣田信和微禿的頭與充滿笑意的臉在門口出現，與他那微凸的肚子形成一個看來既滑稽又討喜的人物，差根柢杖及大布袋，他幾乎活脫像是個中國的彌勒佛了！

「嗨！高昂先生，歡迎再次蒞臨日本國。」一個近九十度的鞠躬後是熱烈的握手與擁抱。

高昂有趣的回應他這日式與西式合併的熱情招呼說：「謝謝，謝謝，信和兄，此次我遲到，十分不好意思，還望信和兄見諒！」

「不用客氣，不用客氣，高兄此次前來我至感榮幸與高興，還望高兄多住一段時日，讓我略盡地主之誼。」廣田信和露出真摯的表情請他坐下。

高昂這時才發現廣田信和身後跟著一個年約廿七、八歲長相斯文的年輕人！

彷彿注意到高昂迷惑的眼神，廣田信和主動開口介紹：「這是舍弟廣田良硯，半年前由橫濱的分公司調過來這邊見習，順便協助推展業務。良硯，見過高昂高先生，他是本公司台灣的主要進口商，一人擁有三十幾家藝品店，目前生意已拓展到歐洲，他還有一項特殊的榮銜，是台灣著名的陶藝家，十分有為的青年才俊，你以後得多多向他學習！」

「久仰，久仰，常聽信和大哥談起您！」廣田良硯必恭必敬的站起身朝他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。

「慚愧，慚愧！」高昂也急急起身回禮！

好不容易坐定，高昂邊和廣田信和交談，邊觀察一旁拘謹坐著的廣田良硯，看來他對他的兄長敬畏有加，一直正襟危坐，戰戰兢兢，有問才有答。而廣田信和似乎也十分習以為常，這令高昂不禁想起自己那個和廣田良硯年紀相仿吊兒郎當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高威。在高威身上，他看見年輕時的自己，莽撞、熱情又不顧一切。幸好，高威已開始懂得收斂，也逐漸能體諒他的辛勞，來日本前，他還讓他的左右手隆伯把公司一些較基礎的工作交給阿威，期望他能用心加入家族的企業。他也不能斷定是像阿威這樣靈活、又有點小聰明的男孩子較易栽培，還是像廣田良硯這處事恭謹一絲不苟的男孩子能成大器，不過他還是衷心希望

阿威能稍微分擔他的事業重擔，讓他能更無後顧之憂的專注於陶藝創作上。

高昂收回思緒時，正好聽見滿臉嚴肅的廣田良硯對他發出問題，他說：「高兄，你在歐陸的業務如何進行，良硯相當感興趣，可否請高兄賜教？」

高昂思考了一下，推卻廣田信和遞過來的香煙，斟酌著說：「其實歐洲那邊我只去過一次，我有一個妹妹叫高琳，她正巧在維也納修習音樂，我讓她順便為我做業務考察，因為台灣方面來自東北亞的藝品訂單太多，因此我不在那邊接 case，只在一些較高級又具特色的店面寄賣我的作品！」

「是是，這也是一條好途徑，東西在精不在多，是拓展個人知名度的好方法！」廣田信和讚同的猛點頭。

「一切尚在嚐試階段！」高昂客氣的回答。

會客室裏有短暫的沉默，廣田良硯仍是插不上話。

一會兒廣田信和突然記起什麼似的說：「對了，看我多麼怠慢客人，高兄想必未進午餐，我請高兄去吃一頓道地的日本料理如何？」

高昂想到由香港轉機到這裏時飛機上的日本料理——味道怪異的冷硬壽司，他就反胃，他急急推卻說：「不了，我不餓，在飛機上我已用過午餐了！」

「是，那麼晚上再為你設一頓『洗塵宴』，你們台灣人是這麼說的，對吧？」廣田信和頗幽默的用了一個台灣名詞。

「謝謝，不用太麻煩！」高昂除了客套，還是客套。

接下來會客室的空氣又顯得有些沉悶，彷彿看出這種情形，廣田信和低聲差遣他的弟弟出去辦事，廣田良硯又恭謹的向他們告退，關上門出去。

門閤上的一剎那，高昂感覺空氣驟然轉為輕鬆，他稍微托高他的金邊眼鏡，放鬆領帶，癱在沙發上。

廣田信和看著他的反應笑了，他說：「我這個弟弟就是凡事太過戰兢，有時反而顯得沒有魄力，讓高兄見笑了！」

「沒有的事，年輕人做事，態度嚴謹是極好的美德。」高昂反過來有點言不由衷的誇讚著。

「對了，高兄傳真過來的信上說你已撥出一個月的假期，是否打算把這一個月全用在日本度個長假？我由衷希望高兄能在此間多停留些時日，好讓我略盡地主之誼。」廣田信和在他弟弟走後，神情也顯得較輕鬆，他雙手往兩旁一攤，學高昂放鬆的靠在沙發上，眼中閃著熱忱的光芒。

「信和兄太客氣了，一切我可以自行打理的。」

「不，不，你這個假期，無論如何我都必須略盡心力。」敲了敲下巴，廣田信和沉吟一下說：「對了，最近我身邊多了一位新進的執行祕書，我記得她的人事資料上寫著她是個台灣人，移民日本有六、七年之久，如此想來她既懂日語又通中文，我想，叫她來當高先生的

嚮導應可勝任。」

「哦！這不會太麻煩嗎？旅遊日本我一個人就可行，嚮導並非不可或缺。況且，她的家人或先生會怎麼說？」

「對喔！這點我倒沒考慮過，舍弟和她十分熟識，曾聽他提起她是孤身一人到日本，她的父母和我內部另一個職員永野敏子小姐的父母是至交，還聽說她離開台灣是因為新寡，可能是想換個新環境藉以忘卻悲傷吧！」廣田信和絞盡腦汁，努力回想良硯說過的話並雜亂無章的描述著：「對了，對了，據說她還有一個遺腹子，今年不知上小學沒有？你知道，這是屬於她的私事，我並沒有太注意，不過她的小孩如果上學去了，叫她當你的嚮導應當沒有問題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高昂覺得太麻煩了，而且他也没有興致去了解一個台灣來的寡婦的家務事。他開口想回絕，廣田信和急急切斷他的話。

「不急，不急，我叫她進來問問，如果她可以撥空就當公事辦了！」他十分夠朋友的提議。

「這怎麼好意思？」高昂仍想推卻。

「好意思，好意思，」他說做就做，馬上按下對講機叫道：「蝶子小姐，端兩杯——」廣田信和又停頓一下問他：「高兄，喝什麼飲料？咖啡還是……」

「綠茶。」兩人異口同聲說出，相視大笑。

「有默契！」廣田信和笑聲未歇，就對著對講機那頭又說：「蝶子，麻煩妳沖一杯綠茶和一杯咖啡進來。」

放下對講機，廣田信和仍笑意十足的說：「高兄是個念舊的人，像我，一天沒喝咖啡，就覺得整天精神缺缺，舍弟也幾乎感染了我這惡習。」他有點不好意思的補充說：「說到舍弟，我覺得他做什麼事都不夠積極，看來太文弱了！這讓我頗擔心。你知道……」廣田信的語氣突然轉為孩子氣的神祕。「他愛慕蝶子小姐已有一段時日，在橫濱時他們就是同事，敏子小姐是良硯的同窗，她一直在幫良硯及蝶子小姐牽紅線，近來看似略有發展，也許不久就有佳音傳出了！」

「哦！」高昂有些愕然，心中的疑問脫口而出：「令尊令堂會同意這門婚事嗎？」

「爲什麼會不同意呢？」廣田信和眼中充滿問號的微偏著頭，想通高昂指的是什麼事後他笑開了：「以我父母的開通，應當會同意才對。只要他們兩情相悅，蝶子小姐有過丈夫再孀居，甚至有一個孩子都不是問題！如果你看過娟秀的蝶子小姐，而你正好也十分懂得欣賞她，想必你就不會嫌棄她過去的一切！」

高昂被他這麼一說，反倒爲自己的假道學不好意思，他轉移話題好奇的說：「蝶子，這倒是個特殊的名字！」

廣田信和又笑了！他說：「她爲什麼叫蝶子我是不太清楚，不過日本名字和你們中國名字不太一樣，你們的名字不是十分深奧便是各具含意，我們日本人取名字一向簡單，我們的